



## 记忆中的邹逸麟先生

□钱茂伟

6月19日凌晨4时,著名历史地理专家、复旦大学首席教授邹逸麟先生故世,享年86岁。他是1935年8月出生的人。我虽在宁波,但时常关心先生的身体状况。据说,近一年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稳定,经常住院。

我结识邹先生,始于2000年到复旦联系博士后。他是站长,所以我先给他打电话,了解情况。他的祖籍是宁波,所以对先生特别有好感。2000年8月,正式有机会做复旦博士后工作。更有缘分的是,我住的博士后公寓在复旦12宿舍,在邹先生住的教授楼后面一幢楼,正好他住三楼,我也是三楼,前后可以观望。先生每次进出,我都可以看到。顺利入住以后,我拜访了先生,聊了一会。内容多数遗忘,有一句话记得特别牢,“博士后嘛,自然水平要比博士高。博士后论文不要泛,要比博士论文更加专深。”两年的复旦博士后科研生活,就是在这一严格要求下进行的。出站报告会时,诸位导师的评价很高,先生代表大家写了一个高度肯定的评语。2004年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时,我打电话请先生作序,邹先生很快写好了序言。

此后,我有机会到复旦,总会到先生研究室聊天。有一次聊及国家社科基金申报艰难之事,先生说,他自己的经验,是拿前面项目经费做新项目,等有眉目时,再申报新项目。因为有基础,所以成功率高。如此滚动,科研工作就会进入良性循环。我2000年起,申报国家社科项目屡屡失利。最大的失误是跟着每年的指南走,每次凭空设计,结果自然落空。重温先生的话,这才是靠谱的申报经验之谈。

2003年,我们合编《宁波通史》,主编傅璇琮与邹先生均是全国政协委员,且都是宁波人,故邀请先生参与大纲评审会,先生很高

兴地来到宁波。晚上,我陪他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朱金元先生一起散步。他下榻的联谊宾馆,就在中山广场前面。路过苍水街与解放北路交叉口时他说,他的故居就在附近。他祖先是绍兴人,后到宁波做生意,就在宁波定居下来。后来,他爷爷、父亲到上海发展,于是迁居上海,他是在上海出生的。他又说,宁波媳妇交关巴结(方言,指很勤劳)。这可能与海边生活有关,丈夫多出海打渔或外出经商,老婆承担了家政一切,所以“交关巴结”。

2001年左右,先生被复旦评为首席教授。当时,所里与美国哈佛合作地图数字化刚开始,先生等五位教授,成天在一间大办公室集体办公,输入相关地名数据。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,所以每年的两会上,总能看见先生的身影。先生地位高,人缘好,故先生开口,别人总会帮忙。先生的博士弟子,工作普遍分配比较好。2010年前后,先生也曾电话给我,推荐其弟子到宁大工作。可惜,没有帮上忙。不过,自2018年始,已有复旦史地所毕业的博士来系里工作,也算给史地所一个小回报。

先生晚年的一件事,最让我满意。在上海文史馆策划组织下,完成了《邹逸麟口述历史》。近来,弟子们在帮助整理《邹逸麟学术自传》。这两件事,是我最提倡的事。我近年倡导公众史学,正在承担国家社科重大项目“当代中国公众历史记录理论与实践研究”项目。个人史,正是我最为提倡的历史记录活动。一个老人退休后必须完成个人口述史,学者要完成学术自传,才会有完善的文化人生。这样的离开,才是从容的离开。

时间过得真快,从2000年进复旦,至今已20年。这是先生最后二十年人生,也是先生成果最多的时候。先生的个人作品,多是近二十年出版的。此前,先生的贡献多在集体成果。

最后,遥祝先生天堂安乐!

## 那年中考

□裘七曜

35年前的这个季节,我们面临毕业,穿上白衬衫,年轻的身影如一溜儿的白兰花初放,照亮了整个校园。提早拍完毕业照,又上了一段时间的复习课,然后各自回家休息两天,等第三天去十五公里外的裘村中学参加中考。

我们村有六个同学,但其中一个决定不去参加中考了。那时候,父母亲并不怎么重视孩子的学习情况,采取的都是“放羊政策”,所以学习上从来没有有什么压力。像我这种没有自制力的人,这成绩肯定是不怎么样的。其实,同村在读初一的同学并不止六个,而是有十几个。只是,他们读了半年或一年都不读了。有的哼着《牧羊曲》去南山放羊,有的骑在牛背上唱着“牛儿还在坡上吃草……”去牧牛,也有的本着“少年出家,意气风发”去学手艺,如学泥水匠、木匠、篾匠、箍桶匠等。

有一个女同学,眼睛乌溜溜,皮肤白白的,每次总考第一名,可她初中读了一个学期竟然也不读了。她妈妈还笑嘻嘻地对旁人说,“娘子头”(对小姑娘的一种称呼)认识几个字就可以啦,多读书有什么用啊!我那同学安静地低着头站在她妈身旁,含羞地默认,竟然没有一点反抗意识。也许是她比较懂事吧,想出去做工,为家里分忧。

我跟四姐早早约好了,我中考的时候必须把自行车借给我。四姐比我大三岁,三年前初中毕业后,没有去参加中考直接去邻镇服装厂上班了。四姐总是向我炫耀:我们村里女生初中毕业的没有几个,而她就是其中一个。给人的感觉她就是大学毕业一样。那时候,我们村里根本没有人考上过大学,连中专生都没有。而父亲,有时候在两杯烧酒下肚后,一阵慨叹,接着吟哦起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;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”这样的诗句。

第三天,早早地和另外几个同学骑着自行车,沿着海边凹凸不平的公路欢快而行。感觉不像是去参加中考,而是去旅游,我还特意戴了一副太阳镜。顺便提一下,这太阳镜是姐姐不知从哪里捡来的,我如获至宝。至今还记得当年的语文老师卓厚

瑶老先生在考场的进口处夸我:这太阳镜不错,骑着自行车飞奔而来,既威武又帅气。自然,我的心里是美滋滋的。

上午考完后,离家近的同学都回家吃午饭去了,也有的去亲戚家蹭饭,也有的从家里带了几个甜饭团(把糯米饭揉捏成团,在撒上芝麻和黄糖的盘子里来回滚动几下)或镬焦饭团充当午餐。我们几个就像“有钱人”,决定到五百米外镇上的饭店去打“牙祭”。我们倾囊而出,每个人点了两大碗白米饭和一小碟榨菜,豪情万丈地在国营饭店里面“潇洒”起来。饭店里的工作人员都笑了,还彼此私语着。估计是他们觉得我们这种寒酸的点法太可爱了,但绝对没有嘲讽我们的意思。有一个同学吃饭慢吞吞的,像是难以咽下的模样儿。店里的大厨偶尔出来一下看到了,端出来一大碗加了猪油渣的油光闪亮的青菜汤,给我们免费享用。宁可食无馐,不可饭无汤。这对于几乎每天都是吃白菜咸齏和土豆蘸酱油过日子的我们来说,像是尝到了龙肝凤髓汤。调羹和筷子像落雨点似的飞向那里,顷刻之间,如河落海干。我眼疾手快,看到碗底旁还有一块泡得发黄发亮的猪油渣,赶紧伸筷夹过来,窃喜着含在口中,乐在心中。

在考场,还碰到了以前教过我们英语的裘尧力老师。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,他的大字写得很好,颇有名气。尽管他已经调离了我们学校,但还特意把我们这些曾经的学生召集起来,给我们讲了些在英语考试中需注意的一些细节问题。至今还历历在目,感怀于心。

中考像是赴一场热闹的盛宴,就这样结束了,感觉自己考得并不怎么样,但已置于脑后。一路铃声,一路歌声,伴着落日的余晖和海港习习凉风踏车而回。海风不会悲伤,海鸥盘旋欢叫,那里有我们年轻的誓言和灿烂的欢笑;而眼神,坚定地和海潮一起去了远方。

几天后,我背了一个装有几件衣服的编织袋,坐上公共汽车去建筑工地找在那里打工的二姐夫。母亲说,暑假开始了,闲着没事,得去挣点学费。